

土製炸彈

序詩：土製炸彈

輯一 [伊斯蘭花頭巾]

流亡

每一個醒來的早晨

龐畢度陣雨

地下鐵巴哈

阿拉伯少女

越南餐廳的魚

青年旅館

和平飯店

阿姆斯特丹

土耳其磁磚 1

土耳其磁磚 2

偶像崇拜

伊斯蘭花頭巾

邊界封鎖

凡城的貓

回望高加索

與四名庫德族青年同車下山

特洛伊搖籃曲

寫在手臂上

幸福只有一盞蘋果茶的時間

我們辛勞工作卻一無所獲

世界的一分鐘

全世界的夏天都在巴里島

輯二 [反美詩]

世界

威爾斯在什麼地方

爾愛其禮，我愛其羊

戰爭搖滾

展佈的與掩蓋的

士兵與平民對峙

哈利波特

畫筆與石頭

聞以軍退出加薩走廊

消失的土地

山不是家——為樂生而作

可以忘記

郵包炸彈客

輯三 [孩子與詩行]

先知的懺悔

學習單

生活週記

美的教育（六年級）

國語課考前複習

母語課

孩子與詩行

Nalakuvara

愛麗思夢遊真實世界

文化論壇討論流程建議

輯四 [無頭騎士之歌]

所愛

少女

手相師

消失的人

強迫症患者

惡臭

When Time Takes Time

七孔

生日宴會

一路獨行
無頭騎士之歌
星期五白天
下小雨
有人只在快樂的時候跳舞
美麗的青春
詩與世界
另一個人生
穿牆人
鋼管史
革命情操
水源路伊甸

後序：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

土製炸彈

驅除紅番
建立美利堅

驅除猶太人
建立德意志

驅除巴勒斯坦人
建立以色列

驅除韃虜
建立中華

驅除所有雜質
才能提煉一首純淨的詩

那些不合韻腳的字
那些詩意薄弱的詞

那些文字的屍堆
那些文字的難民營

那些文字的游擊隊
那些文字的反抗軍

一個孤兒敲碎奶瓶
做土製炸彈

2005

輯二 [反美詩]

反美詩反的，既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強權，
也是崇尚風雅蘊藉、超然自得的主流詩美學。

世 界

世界不在外面，而就在
電影院那座 24 小時播映預告片的螢光幕裡
戰爭、愛情、恐怖、玩笑……
英雄、魔鬼、明星、小孩……
飛的和游的
史前與未來
一如我們靈魂那雙
近視又愛睏的眼睛所見
世界就在
那些不斷更換
又千篇一律的預告片裡面
不用買票
就會對站在那裡的你反覆播放
而且所有人都講英語

2004

威爾斯在什麼地方

給小布希的一封信

和你一樣
我也不認得威爾斯在什麼地方
那兒是否也是美國的盟邦
是否生長蘇格蘭、愛爾蘭一樣的黑腳羊
是否也消費煙草、咖啡、和香腸

威爾斯是否有豐沃的油田
油管可以橫越大西洋
是否一日五回聆聽真主過時的訓誨
是否有足夠的廢墟分給你的承包商

威爾斯是不是一塊賤民的土地
讓你銷售的軍火可以實地演習
是不是一座龐大迷宮般的傳統市場
是不是一片規劃整齊的加工出口區

威爾斯是不是一片暖化的永凍土
掀起颶風清掃你的貧民窟
是不是迪士尼的下一個樂園預定地
向那些黑白人生販賣彩色的國度

威爾斯是不是一個偏遠的小島
可以讓你派潛艇去征收保護費
每日一句英語全民從小就記牢
好讓他們在聯合國的掛號處繼續排隊

我也不認得威爾斯在什麼地方
但是一個小女孩不會忘記，在那裡
她第一次放聲歌唱
和全世界的人一樣我們彼此並不熟識
但是我們都認得小布希

*報載英國少女歌手夏綠蒂訪美時受總統接見。布希問她是哪裡人，她回答：「威爾斯。」布希問那城市在哪一州？她指正說威爾斯不是城市，而是英國的一個行政區，猶如美國之一州，令布希十分尷尬不悅。

按英國為美國在九一一後發動的戰爭中最堅定的盟友，有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四大行政區。

2005

爾愛其禮，我愛其羊

還有哪裡可以藏匿一頭羊？
美容院？育嬰房？
遊樂場？洗衣店？
還是我的臂膀？
不要舔我的脖子
不要啃我的盆栽
不要便便在我的地毯上
我不是你的主人、養父，只是
一頭同樣的哺乳動物，你的毛還比我長

殺一頭羊賀喜婚床
殺一頭羊祝壽慶生
殺一頭羊給賓客下酒
殺一頭羊來賄賂諸神
殺一頭羊令颶風遠離
殺一頭羊讓儀式神聖
讓充滿罪疚的眾人
心靈解脫超升
無須開庭無須問罪
沒有 SNG 連線報導也沒有抗議布條
就憑牠的品種、血肉、皮毛
就憑牠吃過的青草
就憑牠同為上帝所造
機不可失，禮不可廢，再加上
女兒從軍中放假回來
我們得趕快霍霍磨刀

2005

戰爭搖滾

四周已經安靜了
我腦中的音樂還在滾滾進行

飛機像鼓點瘋狂投擲燃燒彈
潛艇像貝斯巡行
坦克擠爆了貧民窟的巷弄
像電吉他震碎玻璃
石油如歌聲漫過街道和草地

戰爭如同搖滾
想改變世界的秩序
想抗議想革命
想用吶喊讓世人震驚

(憤怒痛快發洩
熱血沸騰了空氣
用毀滅制衡
自然過份的生育)

但戰爭也是溫柔的
那照明彈在暗夜曳出的光芒
那片刻的平靜令人屏息
那沙塵中的相片
讓好萊塢頻頻複製樂此不疲

就像搖滾樂也是溫柔的
它了解那永遠得不到的愛情
那永遠失去的家園
那不可能實現的美好 **Imagine**

2005

展佈的與掩蓋的

在瓦礫間
我們重新看見自己
那些珍貴的祕密
和垃圾一起 雜亂地
展佈在天空下
如同我們不被眷顧的肉體
回到自然
我們也回到土狼般的日子
把萬物視同敵人
舌頭不尋找舌頭
只舔舐傷口

在屍體上
我們重新搭建屋棚
但必須費盡力氣
先把屍體掩蓋
把記憶和恨意掩蓋
除了悼辭和禱文
我們久已不記得如何唱一首歌
沒有人在乎 那些丟完炸彈就走的人
就像沒有人在乎 那些做完愛就逃走的情人
我們只想
趕快養大
懷中敵人的小孩
給他取一個
不屬於任何地方的名字
開始生活

2004

士兵與平民對峙

武器把你變成一個人。
衝鋒槍、手榴彈、坦克
像一座移動的碉堡，像你的
貼身盔甲。讓你不要忘記人
多麼脆弱，並需要多麼剛強
讓你知道殺人不仰賴激情
只要無情
讓你知道建設
始於毀壞，而死亡
始於一雙活生生的眼睛。
你知道自己
永遠不會是勝利者
勝利將在你往後的恬靜日子當中
藏身在每一碗你喝的熱湯
每一口成分不明的可樂裡
蝕掉你的腑臟。
從毀壞自己
你變成一個人。

災難把我變成一個人。
因為除了「人」我已一無所有。
在你的槍管前
我不願成爲一個受難的代表
犧牲的形象，用抗爭
浪費我的人生
爲何我不是一把日日彈響的魯特琴？
爲何我不能每晚坐在電視前百無聊賴
痛罵連續劇的劇情？
爲何我不能把女兒養大
讓她有機會反叛我和阿拉？
爲何我不能
只爲了雨季遲來而憂心？
一千種人生在你的槍管前消失
只剩下一種可能的姿勢

不我什麼也不想抗議
我不憤恨也不恐懼
我不為任何遭遇悲泣
我拒絕被塞進世界做好的模子
用抹消所有人性的方式
我變成一個人。

2004

哈利波特

*兩百年來車臣持續反抗俄國的武力統治，至今有 50 萬人（達車臣人口半數）流亡國外。2004 年 9 月 1 日車臣反抗軍劫持俄境貝斯蘭市一所小學，要求自車臣撤兵。俄軍拒絕談判，直接攻堅，造成 171 名兒童及約 200 名成人死亡。一名倖存兒童說：「當時我覺得哈利波特會來救我們。」

然而，或許哈利波特早已來過了
駕著快過掃帚的噴射機
留下一串震破耳膜的音爆
將佛地魔的基地夷為廢墟

他也可能是從殘肢和腦漿中爬出的孩子
以一貫的勇敢機智，策畫一次完美的劫持
戴上黑頭套，拿起衝鋒槍，兵不血刃地
索回一個獨立而和平的家鄉

從哪一個長大的孩子額上
你可以認出那著名的閃電標誌？
是那些攻堅的戰士
還是和你們一同焚焦的恐怖份子？

但是活下來的你已經不會再長大了
和那些死去的同伴一起
你們都牢牢被拴在這裡
腐爛的花環，破舊的黑紗
額上的印記再也不會消褪
再也不會

2006

畫筆與石頭

小時候我們用畫筆在白牆上塗抹
抗議哥哥沒法選舉和旅行
抗議姊姊沒法戀愛和工作
抗議我們沒法露出自己的臉孔
抗議我們沒有別的電視別的神

後來別的神來了
也帶來了電視攝影機
他們推倒了白牆
也炸死了姊姊和哥哥
我躲在屋子後面
對著坦克扔石頭

如今我在異國的海灘
用畫筆在石頭上塗抹
賣給看不見臉孔的遊人
多美的風景他們摘下太陽眼鏡
他們說我的石頭
讓他們感到幸福與自由
那是你的家鄉嗎

不，家鄉在我心中
只是一片不毛的沙漠
而幸福和自由——
從小我就學會了
那就是我的畫筆
與石頭

2004

和平飯店

兩個巴勒斯坦人和四個以色列人組成樂團巡迴演出
爲了證明和平共存的可能
在旅館的早餐桌上
他們一同吃著水煮蛋
一個人指甲比較長所以幫大家剝蛋
另一個要去買水那我幫你買再跟欠我的三塊二一起還
還有可以幫我買菸嗎
他們和平地吃著水煮蛋
蛋很燙
有人說起小時候買蛋跌倒被母親痛打然後笑了起來
有人說起上學途中 提琴被子彈射穿
有人說起一個美女已經連聽他們兩場演出
有人說起暗戀的音樂老師死於自殺炸彈
她死還是嫁給別人 他不知道哪一樣更令人傷感
有人說起 伊撒克怎麼又沒下樓吃早餐
大家都同意
這一切應該停止
上次戶外演出下雨中輟
並不是因爲種族的緣故
巴爾托克有一段特別難拉
並不是因爲種族的緣故
他欠所有人錢越欠越多
並不是因爲種族的緣故
水煮蛋煮得太熟
並不是因爲種族的緣故
昨晚你們倆喝醉在街上扭打
並不是因爲種族的緣故
然而今天的早報上
「一個巴勒斯坦人和一個以色列人在巴黎街頭打架」
——這標題不能摧毀我們
買水的人回來了
他忘了買別人的水也忘了買菸
並不是因爲種族的緣故
大家繼續吃著水煮蛋

有人突然哭了
既然打架不能解決問題
和平也不能
大家決定乾脆痛快地打一場
然後再去音樂廳演出

2004

聞以軍退出加薩走廊

洪水退去，我們探頭
這苟活的墓園竟成爲方舟
從碎裂的鏡中，我重認自己的臉孔
用碎裂的酒杯，我縱飲慶祝
以碎裂的膝蓋，我跳舞
以折斷的筆，我寫一本新書

我要用廢棄的彈殼
爲孩子製作風鈴
用出土的監視錄影帶
剪接成家庭電影
用防空洞禮讚上主
醫院取代監牢
用侵略者留下的雷達
迎接飛鳥築巢

我們要走到長長的海岸線
學習游泳
我們要和對面的敵人
學習分享自由

唯一煩惱的是
將來，我們還能用什麼妖魔鬼怪
來嚇唬小孩？

*2005 年 8 月 15 日，以色列軍民撤離加薩走廊，結束爲期 38 年的侵略屯墾、嚴酷統治。對巴勒斯坦人而言，雖然約旦河西岸山河未復，但多年來背負「恐怖份子」惡名的抗暴行動已初嚐甜果。我在返台班機上獲悉此訊，數行杜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不期然浮上心頭。

此詩發表後，據 9 月 27 日報載，儘管巴勒斯坦已遵守停火協定，準備和談，以色列又重新開始對加薩實施連續猛烈空襲轟炸。

2005

消失的土地

我安住的土地在移動
像有人抽走一塊織毯
毯上的圖案抖起塵埃瀰漫
像有人收回他贈與的禮物
有人吹熄了剛點燃的生日蠟燭

我陷入突然裂開的深谷
然後被拋上半空
一起散落的
還有珍藏的情書
放風箏的記憶
母親愛唱的歌曲

像一場風暴
像一場毀滅性的空襲
炸彈在四處引爆
過後，再也認不出熟悉的學校
街巷、郵局、工廠，或是
關押我哥哥的牢房

我失去了我的國家
一個無法衛護我的國家
我失去了我的城堡
一座搭建在浮冰上的城堡
但在黑暗的巨口前
我不是惡龍醒來時的祭品
不，我才是那龍，吐著火盤據
曾經享有的幸福
如今，我埋進某一座山崖的胸腹
加入地球從未停止的造山運動
身邊，我認得出恐龍和三葉蟲

不要挖掘我，不要尋找我，不要探問我
去尋找那些

失去了國家、沒有過童年，在人爲的
風暴中偷生的姊妹兄弟
去探問那些沒有幸福、只有苦難
 在明天等待的人
去挖掘佔有方寸之地的
你自己

2004

山不是家

——為樂生而作

山不是山

只是一堆可供買賣的土方
像把活生生的羔羊當成肉塊稱斤論兩
餵養那些圍成一圈的豺狼

山不是遮陽的樹蔭，不是迎風的草坡，不是
野狗自由浪蕩的樂土

只該是一條光潔的公路，壓過
行動遲緩的蝸牛、知了、和松鼠

山不是家

家應該是一棟密閉的高樓
有警衛、走廊、病房
所有讓我們感到安全而樂於生活的藥方

在你們眼裡

「樂」不是形容詞

「生」也不是動詞

只是一些名詞，並且過了時
而我們，則是一些多餘的標點符號
經過修改、刪除
可以寫成更優雅通順的歷史

*樂生療養院座落於新莊丹鳳山坡，日據時代起即為漢生（癲瘋）病患隔離所。1994年捷運局在地方民代壓力下，罔顧環境評估及住民人權，選定為機廠，並於2002年開挖。院方威脅勸誘病患移居高樓，部分病患不願搬遷，被指為阻撓捷運通車的罪人。

2006

可以忘記

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會忘記德國人曾經屠殺猶太人
而猶太人又如何屠殺巴勒斯坦人

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會忘記美國人曾經屠殺伊拉克人
而伊拉克人又如何屠殺庫德族人

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會忘記日本人曾經屠殺中國人
而中國人又如何屠殺西藏人

我會拿起槍桿

屠殺這塊土地上的所有泰勞、菲傭、越南新娘、美語教師
和所有他們的學生

所有不願挪開位置的癡瘋病患

所有同情農民的楊儒門

以取得一塊乾淨的領土

一個統一而獨立的民族

我會把他們殺光

以致沒有記憶可供傳揚

如果有必要的話

2005

郵包炸彈客

每個郵包是一枚小小的炸彈
當你拆開
你的手會炸飛
心會炸穿
美好的人生會炸爛
這場災難你百思不解——
你賣力上工，認真對發票
穿流行的球鞋牛仔褲
吃熱騰騰的漢堡
你和家人一同觀賞歡樂的節目
還濟助新聞提起的海嘯或地震
你愛好和平
然而這世界卻以暴力回報

這世界卻以暴力如此
保障你的和平
離地三尺，你看見遠一點點的地平線
你曾經寄出的每一個炸彈郵包
到過的地點——

每顆漢堡就是一枚小小的炸彈
當你咬下
地球另一端的雨林便為之爆炸
15 倍的水分瞬間燃燒蒸發
雨林闢為豆田，牧草轉為沙漠
肥胖的人在健身房原地奔跑
壁紙上是滅絕的草木蟲鳥

每件牛仔褲就是一枚小小的炸彈
聽聽撕開包裝的爆裂聲
多少家庭被炸得殘缺不全
那些日夜趕貨的工人
整年賺不到一張返鄉的車錢
那些生產線上的小孩

再也離不開這座遊樂園
那些連鎖大賣場
推倒了無數世代經營的小店
穿上名牌牛仔褲
你也成了西部遊俠
無遠弗屆地征服
不屬於你的領土

每座電視也是一枚小小的炸彈
當你按下遙控器
強光一閃
炸彈就在遠方爆炸
政客的口水，明星的排行
讓你看不見別人每天的飢饉與流亡
美食烹飪和遊戲比賽
讓你相信生命就是如此美好而漫長
偉大的白人英雄
蒙面的恐怖份子
一幕幕緊張刺激的警匪片
讓你捨不得離開去拿爆米花
唯一的出路是廣告
可以意淫那些手機、新車、信用卡
革命在遠方開花
炸彈在遠方開花
你繼續享受和平
直到寫著寄件人是你的郵包
被退回

並且
爆炸

2006

後 序

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

寫詩從來不是在我生命中最好的時刻，也不是最壞的時刻。通常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情感在尋找出口，於是所遇的萬事萬物都成了表徵。詩的旅程最美好之處莫過於，它給予的遠比你所期望的要多，甚至會覺得依傍詩這塊奇妙靈動的水晶，世界正與我同悲同歡。

然而我逐漸醒覺，這只是一名年少詩人一廂情願的想像。世界非但不可能與我合聲同氣，反而處處跋扈橫行。無知不能令人置身事外，只會讓自己成為幫兇。

1998年我因一個奇妙的機緣走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一時感悟寫下五首〈遠離耶路撒冷〉，對弱勢民族的處境開始益加留心；911之後又寫了〈恐怖份子〉（俱收於《與我無關的東西》）。隨著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撤出加薩走廊又入侵黎巴嫩，車臣反抗軍劫持劇院及小學，加上兩岸情勢與島內紛爭緊密激盪，讓我日漸明瞭，台灣實為世界族群、文化、經濟、政治衝突之具體而微的一環。鑽研凱倫·阿姆斯壯的伊斯蘭論述，薩依德的以巴問題訪談，杭士基對美帝國主義的批判，而後，我也開始走訪諸多文化互相衝撞或複合的國度，將所學所聞與他們的山川、人文互相印證。98年的以巴印象更不斷回來襲擊我，每一次都帶著更強的力道。

據稱阿拉伯詩人善於洞悉部落成員潛意識的意欲，化為魔法般的詩句，令人聆聽時猶如被曠野間遊蕩的精靈附身。行走土耳其、庫德斯坦、亞美尼亞、及卡拉巴殘留烽火的土地時，我卻感到被附身的人是我。那些美麗與殘酷、痛苦與榮光、融合與對立的一體兩面，莫不鮮明地反映出我自己的生存經驗。

2004年高達《我們的音樂》片中，巴勒斯坦詩人達維希意味深長地指出，歷史都是由勝利的一方書寫——要了解特洛伊城陷，向來只能仰賴希臘詩人荷馬——然而我們豈不當以特洛伊的詩人自許？身處無退路無倚仗的圍城小島，這句話如斯清明，召喚出我潛藏的心聲。詩人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說出的話語，能否和這傾斜的世界相抗衡。

從前我對詩的喜好，往往來自文字、音韻牽引出的朦朧美感，一種抒情氛圍。而今我以為，這種氛圍掩蓋或避開的，遠比其所揭露的多。理應對裝模作樣的人世進行「冒犯」（或者文雅一點說，「探索」與「挖掘」）的文學，卻順服了自身的成規，形成另一種裝模作樣的「詩意」。這樣的文學，也只是鼓勵讀者繼續沈湎在世界的一致性當中。德語詩人傅利特（Erich Fried）即以〈現狀〉一詩指出：

誰想要

世界

像它現在的模樣

繼續存在

他就不想要

世界繼續存在

我發現自己已經沒有藉口迴避。一如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所云：「人長大到某一年紀之後，再沒有權利如此天真、膚淺、無知、健忘。」詩人誓言發掘事物的隱密靈魂，但若對怵目驚心的現象與問題都視如不見或無力回應，若其力量甚至比不上一行塗鴉標語或新聞跑馬燈，詩也終究只能如大多數人（包括詩人自身）所認為的，不過是人生的裝飾品而已。

此刻，我並未覺得詩不可為，反而覺得詩更形重要。記得試以「微物史詩」態度寫作前一本詩集時，讀到亨利·波卓斯基的《利器》，曾讓我眼界大開——迴紋針、釘書機、拉鍊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物件，卻是在迂迴了不知多久之後，才被某個發明家忽然找出如此簡單卻幾近完美的形式。詩人不也如此，不是繞遠路的人，而該要截彎取直，發現更直接剖析、針砭、重組或縫合真實的利器。寫作不是為了添加世上原已車載斗量的文字，而應以更精簡的方式直命要害，終結這些繁縟的夾纏。因此，比起瑰麗優美的辭藻，我寧願回頭學習詞不達意的小學生作文，後者至少更直接地面對他所感受到的真實。

不再妄想詩能納進世界的一切脈絡——即使納得進又如何？我退而希望詩能被納入世界的脈絡中。不再甘於詩的無用之用，我希望詩也能有其有用之用。少年時我以遊戲性的寫作，回應赫塞、紀德對於個人自由的召喚。前輩痲弦曾準確點出這種寫作態度——「詩是一種生活方式」。然而面對逐漸曝顯在眼前的現實，我卻難以再這麼悠然自得。遊戲只能贏得個人的自由，更多人的自由則需要戰鬥。忍一時不會風平浪靜，退一步也換不來海闊天空。如今，我希望詩可以作為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因為甚至不會做白米炸彈，我只能試著用詩來製造武器，並希望它經得起反復使用。

回想起來，寫詩從來不是在我生命中最好或最壞的時刻，但是卻得以幫助我徘徊在這些時刻當中。它給予的遠超過我所期望的。詩中的我比實際上的我更激烈、更敏感、更脆弱、也更勇敢，世界在詩中也變得更複雜或更簡單。但是至少，這是詩與世界正面相對的一刻。我等著看誰會被誰改變。

鴻 鴻 2005.12